

# 庞氏医话

## 从“补虚祛毒”论治银屑病探析

银屑病，俗称“牛皮癣”，是一种常见的、易复发的、由免疫介导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。其特征性表现为境界清楚的红色斑块，上覆多层银白色鳞屑，可伴有瘙痒、疼痛等症状，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。目前现代医学研究表明，其发病与遗传、免疫、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密切相关。

中医学中虽无“银屑病”之名，但纵观历代医籍，可将其归为“白疔”、“干癣”、“松皮癣”、“疔风”等范畴。隋代巢元方的《诸病源候论》中最先详细描述其症“干癣，但有匡郭，皮枯索，痒，搔之白屑出是也”，并认为“皆是风湿邪气，客于腠理，复值寒湿，与血气相搏所生”，清代吴谦等在《医宗金鉴》里记载“白疔之形如疹疥，色白而痒多不快，固由风邪客皮肤，亦由血燥难荣外”，进一步阐释本病病因病机当分内外而论，外缘风邪客肤、气血失和所致，内由血分蕴热、化燥生风而生，故各世医家临证时大多以清热凉血或是养血润燥为主要治法。

壮医称银屑病为痲怀（Gyakvaiz），因风、热、湿毒之邪侵袭皮肤或皮肤本身阴血虚损，导致肌肤龙路、火路不通而发病，属于龙路、火路病变。其主要发病机理有以下几点：一，外邪犯表，毒阻两路：风、热、湿等毒邪通过“气道”、“皮毛”侵袭人体，直接黏附并阻滞肌肤的龙路、火路网络分支，导致局部气血壅滞，道路不通，及硬领衣物等外来的反复摩擦，作为一种物理性的“毒”，亦可直接损伤局部路网，诱发或加重本病；二，谷道失调，殃及两路：过食辛辣肥甘，会损伤“咪隆”（脾）和“咪胴”（肾），导致“谷道”功能紊乱，水谷精微不能正常输布则反聚为内湿，郁久化热后生为湿热内毒，使得龙路血行黏滞、火路气机亢奋，两路因而受阻，一旦感受外界风邪，内外合邪即可发于肌肤；三，情志不安，气乱路壅：因素体血虚肝旺，而情志不安，过度紧张，忧愁烦恼者，火路之气过旺，则化为“火毒”灼伤肌肤的火路网络，亦可下汲龙路之阴血，导致龙路不充、火路气旺的失衡状态，内在根源未除则易诱生本病，且致反复发作。四，病久血虚，道路失养：疾病迁延不愈，耗气伤血，气虚则行气无力，火路不畅，血虚行血无力，龙路不充，肌肤“两路”因虚致瘀，失于濡养，久留体表而发为本病。壮医在治疗“痲怀”上以“疏风泄热利湿、补血养肝、疏通二路”为

总治则，治法多用壮药外洗、针刺、药线点灸等外治疗法以通调两路、恢复天地人三气同步。

庞宇舟教授临床不仅擅长内科疑难杂病治疗，且涉猎妇科、儿科、皮肤科等多种疾病。庞师认为，银屑病属于毒病范畴，其发病机理多为气血不足正虚为本，以毒邪雍滞道路为标，临证论治本病时主张以扶正与祛毒并举，补益气血以补虚强“本”，疏风清热利湿以解毒祛“标”。兹将一例十年病程重症银屑病的完整医案作一系统总结，为银屑病这一疑难痼疾的中医药治疗提供新的视角与范本。

### 【验案举隅】

杨 xx，男，48 岁，联系电话：199xxxxxxxx，2025 年 7 月 14 日于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仁爱医院初次就诊。

主诉：反复全身皮疹 10 年。

现病史：患者自诉 10 年前开始出现全身皮肤散在皮疹，色红，伴瘙痒，曾至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、广西皮肤医院就诊，诊断“银屑病”，予口服药物及生物制剂治疗后症状好转，但近 2 年复发并加重，使用生物制剂治疗后虽可改善症状，但药后易复发，每次复发时皮疹面积均较前增大，遂改求中医治疗，但前医疗效不显，故改投庞师治疗。刻下症见：头部、四肢见散在片状皮疹，腰、腹部见大片红色皮疹，凸出皮面、脱屑，伴重度瘙痒，乏力明显，着凉后易流涕、喷嚏，精神欠佳，纳寐可，大便烂，小便正常，舌暗淡，苔白，脉细。



诊断：银屑病（中气不足，寒热错杂）

处方：补中益气汤合甘草泻心汤加味

黄 芪 30g 白 术 15g 陈 皮 12g 升 麻 10g 柴 胡 10g  
当 归 15g 辛 夷 12g 苍耳子 12g 法半夏 15g 黄 芩 8g  
黄 连 8g 干 姜 10g 党 参 15g 大 枣 15g 扁 豆 15g  
苦 参 30g 徐长卿 15g 赤小豆 30g 蚕 沙 15g 甘 草 30g

柒付，日一付，水煎服，2次/日

二诊：（2025-07-21）患者诉服药后头晕、乏力改善，皮藓处脱落皮屑较前减少，现症见：晨起鼻塞、作嚏，腹胀，大便溏，舌暗淡苔薄白，脉弦。予前方加枳实 15g 砂仁 5g 浮萍 12g。

三诊：（2025-07-28）患者诉服药后斑片状皮疹稍消减，瘙痒减轻，精神好转，夜寐改善。现症见：头部、四肢及腰部仍见红斑疹，凸出皮肤，纳可，寐一般，小便正常，大便溏，舌淡胖有齿痕，苔白腻，脉弦。予前方加白蒺藜 12g、乌梅 12g。

四诊：（2025-08-04）患者诉服药后精神、乏力、后背发凉情况较前改善，现症见：仍有新发皮藓，鼻塞、打喷嚏，矢气多。舌暗淡苔薄黄，脉弦。予前方加细辛 5g、白鲜皮 12g。

五诊：（2025-08-11）患者诉服药后皮疹渗出较前好转，现症见：少气懒言，嗜睡，食后腹胀，便溏，舌暗淡苔白，脉弦。予前方改黄芪 40g，徐长卿改 20g，加厚朴 12g。

六诊：（2025-08-18）诉服药后皮肤瘙痒较前好转，鼻塞症状减轻，现皮肤瘙痒面积未减少，有渗液，便不成形，暖气，痞满，舌暗苔少。予前方黄芪改 50g。

七诊：（2025-08-25）患者诉服药后症状好转，现症见：皮肤瘙痒面减薄，皮藓色淡，精神改善，鼻塞，腹部胀气，矢气多，夜寐多梦，大便偶有不成形，舌暗淡苔白脉弦细。予前方加木香 10g。

八诊：（2025-09-01）患者诉服药后夜寐改善，现身痒，腹胀，肠鸣，眼睛干涩，目眵多，大便烂，小便黄，舌淡苔微黄，脉弦细。予前方去砂仁、细辛、木香、辛夷、苍耳子，加桑白皮 15g、连翘 12g、僵蚕 10g、杏仁 12g。

九诊：（2025-09-08）患者诉服药后身痒改善，余症大致同前，大便溏，小便黄，舌暗淡苔白，脉弦细。予前方加砂仁 5g。



十诊：（2025-09-15）患者诉服药后瘙痒减轻，腹胀肠鸣好转，现小便黄，舌暗苔白，脉弦细。予前方加枇杷叶 15g。

十一诊：（2025-09-22）患者诉服药后症状改善，现大便烂，每日 2-4 次，舌暗苔白，脉弦细。予前方蚕砂改 20g。

后续随访：患者诉手臂皮疹较前消退、瘙痒减轻，余症均有改善。

【按语】《素问·刺法论》言：“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”本案患者病情迁延数年，西医明确诊断“银屑病”，曾使用生物制剂但停药后又复发加重，单纯清热或润燥恐难以奏效。观其初诊时“疹色鲜红，瘙痒脱屑”，此为风湿热毒蕴于肌表，局部气血受阻后郁而化火，灼伤龙路之阴血，则见皮疹色红，两路不畅，津液输布失常，聚为湿毒则见瘙痒、渗液，龙路不通肌肤失养，则见脱屑、干燥；患者平素“易感冒”，实为“卫气不固”之典型表现，其本质是银屑病“本虚”病机在卫表层面的直接体现，同时又兼杂“乏力”“便溏”等中虚证候，正如《素问·评热病论》所云：“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”，故本案发病机理可总结为——中气不足，寒热错杂，毒虚互结，与机体免疫功能紊乱密切相关，治当补气解毒，平调寒热，故方选补中益气汤合甘草泻心汤。

补中益气汤源自李东垣《脾胃论》，后世医家吴谦于《医宗金鉴》中阐释其配伍精义：“补中之剂，得发表之品而中自安；益气之剂，赖清气之品而气益培”，并指出“凡脾胃一虚，肺气先绝”之机，故方中重用黄芪为君，功擅补肺固表、益气健脾；臣以人参、炙甘草，助黄芪培补中气；白术健脾燥湿，当归和血养血，契合“治风先治血，血行风自灭”之旨；更佐陈皮理气和中，使全方补而不滞；轻用升麻、柴胡，引清阳之气上行，共成升举之功。再合以《伤寒论》之甘草泻

心汤，为辛开苦降、平调寒热之要方，方中黄芩、黄连苦寒清热燥湿解毒；干姜、法半夏辛温开结散痞；党参、大枣、甘草益气和中，现代研究表明，生甘草具有类激素样免疫调节作用，干姜亦有抗炎、调节免疫之效，二者合用，正合银屑病免疫紊乱之病机。两方相合，标本同治：补中益气汤强壮“后天之本”，使气血化生有源，气足则能托毒外出，表固则邪不易侵；甘草泻心汤平调寒热、调节免疫，既清内在之邪，又补中焦之虚。患者皮疹色红、瘙痒剧烈，故加苦参、徐长卿、蚕沙以祛风解毒、通络止痒；佐以赤小豆、扁豆利湿解毒，导邪下行；兼见鼻塞流涕，乃表气不畅，故投辛夷、苍耳子宣通鼻窍，以顾护表卫。

二诊：患者腹胀、便溏等脾虚湿盛之证明显，故加枳实、砂仁行气消胀化湿，佐浮萍增强宣表透疹之力；三诊：加白蒺藜增强祛风止痒，乌梅酸甘化阴，《本草择药纲目》言其“蚀恶肉”，有助于皮损消退；四诊：加细辛温通鼻窍，白鲜皮清热燥湿止痒；五诊至七诊：逐渐加重黄芪至 50g，强化补虚之功，改徐长卿量以增止痒之效，加厚朴、木香调理中焦气机；八诊：患者出现目眵、小便黄、苔微黄等热象，故去辛温之砂仁、细辛、木香等，加桑白皮、连翘、僵蚕、杏仁以清上焦热，解毒散结；九诊至十一诊：加枇杷叶清肺和胃降气，蚕砂加量增强利湿之力。

本案银屑病虽形见于外，实根于内。“虚”为病之本，关乎免疫；“毒”为病之标，滞于气血。庞师从“补虚祛毒”立论，以补中益气汤合甘草泻心汤为主方，既补中焦之虚，又化湿热之毒，更随证加减，通调二路，终使十年顽疾得控。这份详实的医案启示我们，面对顽固性皮肤病，当疗效陷入瓶颈时，不妨将目光从“皮损”移向“人体”，超越传统血分论治框架，从整体调节入手，通过培补中气、调和寒热，重建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与调节能力，往往能另辟蹊径，拨云见日。庞师的临证实践，不仅是对壮医“毒虚致病”理论的生动诠释，更是对中医“治病求本”精神的深刻践行。

周沁婕撰文 庞宇舟审改

2025 年 11 月 30 日